

第十七屆流浪者計畫

旅程故事

流浪者 計畫

分享會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蹣跚青空下
繆斯，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2004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將「行政院文化獎」獎金捐給雲門基金會，開啟「流浪者計畫」，獎助青年創作者及社會工作者，獨自前往亞洲完成「貧窮旅行」。2020年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暫停，2023年夏日，雲門在智榮基金會與施振榮董事長的大力支持下，重啟計畫徵件；2024年「貧窮旅行」範圍擴大至大洋洲，期望為臺灣創作者在疫情後注入更豐富的創作與社會服務能量。

第十七屆(2024年出發)的七位流浪者，在旅程之後寫下自己的故事

- | | |
|----------------------------------|-------------|
| 莊勝凱 | P.3 |
| 感受日本的壓抑文化與聲音美學，探索自己的聲音能傳多遠，表達多深。 | |
| 張君慈 | P.7 |
| 沿著海移動，尋找浮石的漂流蹤跡。 | |
| 蘇凌 | P.11 |
| 紀錄當地人上市場、做飯的過程。 | |
| 鄭琬融 | P.15 |
| 拜訪九州阿蘇的火山，該地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口之一。 | |
| 張子恩 | P.19 |
| 學習成為所見 / 擦掉練習 | |
| 林子竣 | P.23 |
| 蒙古的極限挑戰與自我突破 | |
| 林品碩 | P.27 |
| 讓神靈牽引，在群山中流浪，在尼泊爾的信仰與白雪中尋找自己。 | |
| 衷心感謝 | P.31 |

姓名：莊勝凱

現職：聲音工作者

流浪國家：日本

**流浪計畫：感受日本的壓抑文化與聲音美學，
探索自己的聲音能傳多遠，表達多深。**

開始這趟旅程主要原因是三年前母親離世的衝擊，發現自己對於許多事物的感受力下降，漸漸開始對自身從小到大抽離與壓抑的情緒產生好奇，印象中接觸到的日本電影、文學等作品大多都會出現武士、切腹、極致的美、壓抑的情節又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帶有儀式感的舉動，我常常在想，生活需要如此用力嗎？我想壓抑是一種用力的行為，所以我打算去日本看看。

一直以來以模組成器演奏做為志向，但對於日本蓬勃發展的聲響藝術與合成器場景卻一無所知，觀察日本對於外來文化的衝擊總是能夠轉譯並發展出獨有的樣貌，這是我非常有興趣的部分，日本又屬電子樂器、合成器發展的大宗國家，所以決定帶著我的器材前進日本，並以東京、大阪為主軸，期望在陌生城市裡激發出更多火花。

東京是個處處都有活動的城市，每天都有各種演出活動隱藏於冰冷大樓內、住宅區的地下室。曾與友人提起此次的計畫，洋洋灑灑的條列出藝術大學等各式學術單位，他卻笑著說這種生活不就是要去「涵洞」裡面尋找嗎？

在日本遇見許多來自世界各地帶著家當闖蕩的藝術家，還記得剛到日本時欣賞的第一場演出就讓我非常震撼，來自曼徹斯特的薩克斯風、人聲與模組成器三人組合，加上他們邀請了兩位日本即興演奏家，而觀眾就只有我一人，台上五個人，台下一個人，有那麼一刻，甚至覺得自己才是被觀看的演出者。沒想到演出完後我在椅子上動彈不得，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電吉他，要彈不彈甚至大多時候是沒有開音箱，僅僅利用電吉他微弱的聲響，演奏方式有如身體肌肉放電的抽搐模樣，卻很「和諧」，原來一旁的鼓組也在追趕著電吉他手的呼吸，其他聲部一同跟上，彼此追趕、破壞，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我在日本了，原來演出是這麼自由的事情啊，原來這就是「涵洞」！

城市的早晚氛圍截然不同，早上擁擠卻安靜出奇的電車，與晚上零星觀眾卻充滿能量與聲響的空間形成強烈的對比，我感受到的日本總是存在著兩種極端，我正試著體會極端之下的平衡。



於東京看的第一場演出

首站落腳處是位於高円寺的車站旁，這裡是許多龐克音樂人與藝術家的聚集地，每晚街頭充滿生命力，各式店面的吵雜聲與其他地方非常不同，一個禮拜後我搬到車站另一頭的住宅區，距離五分鐘的路程，宛如兩個世界，這裡的生活條件提升，人的裝扮、步行速度、聲音、距離也都隨著車站分界不同以往，這樣的差別讓旅程的孤獨感增加了不少。

日本的社群連結非常緊密，有次去看了場「模組成成器」演出，到了場地後發現所有人都帶了自己的器材（還不能太大），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場演出並不是真正的「演出」，而是大家帶著自己的小器材來合奏，知道後馬上衝回去帶我的合成器，由於參與者的經驗參差不齊，所以過程中還有個帶領者分享電子音樂的脈絡、音色、編曲等等概念，我很訝異這種現場不是發生在學校而是隱身在巷弄內的小場地。



與當地接觸即興社群玩耍



誤打誤撞的模組成成器活動

流浪者計畫對我來說是奢侈的，自由得很奢侈，在這兩個月之中我可以任性的不顧一切去探索、體驗，旅途過程中常常思考，在我人生往後的時間裡，我還能有機會踏上這樣的旅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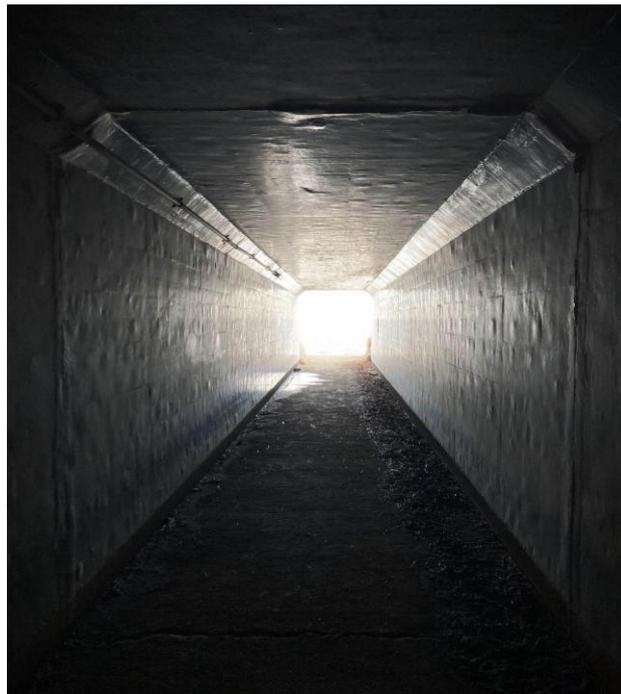
隨著旅行時間的增加，孤獨感也漸漸累積，一方面享受著大城市的喧鬧，另一方面也因為吵雜而迷失，即便有演出活動，旅程看似也符合當初對於計畫的期待，但總感覺被困住了，這個充滿能量的城市沒有一刻是真正安靜，爆炸的資訊雖讓我體驗許多但同時也無法消化，所以決定暫時逃離原本的計畫。

這股衝動讓我去二宮，二宮是位於神奈川南邊的一個小城鎮，這裡沒有任何觀光景點，看不見觀光客，唯一熟悉的是山、海以及大賣場，接下來的兩個禮拜跟電子音樂場景完全沾不上邊，每天早上騎著腳踏車去爬山、看海、撿石頭、晚上煮飯、逛賣場、研究戰國史。

每天爬山、看海、撿石頭的生活，讓我開始專注於觀察任何我所能接觸的事物，路上的招牌文字、深山神社與植物、裂了兩半的石頭花紋、海邊防洪閘門的聲響..等，可能是因為這裡沒有太多城市刺激，任何能夠觀察的細小事物都變得非常巨大，加上獨居實在太安靜了，我常常得打開電視聽新聞，這個行為讓我回憶起小時候只有自己獨處的狀態，或許這正是為什麼聲音對我來說是如此重要的存在。



海岸線的石頭



有獨特殘響的海岸涵洞

某天，當我再次打開樂器練習時，我突然感覺到有一種安心的狀態，在異鄉的不安以及城市喧囂所產生的孤獨感都似乎不算什麼了，我想至少在這個偏僻的小城鎮裡，還有我最熟悉也最熟悉我的器材們，至少我還擁有聲音。



神奈川的海邊



陪伴我的樂器們

既然奢侈當然得好好把握，離開東京往大阪前，我特地去了廣島一趟，也是正好發現若直接搭新幹線從東京前往大阪，不如買最早的飛機到廣島再搭車北上，既省錢又有流浪的感覺，從小對日本最大的印象是來自於廣島，所以一直很想踏進這座城市看看，而這之前台灣正經歷 0403 地震，實體商家或電視上都能見到捐款給台灣的廣告，或許是旅程的累積，也或許是因為快回家了，我漸漸的開始能感受到更多情緒。

回顧整趟旅程，我盡可能理解我所停留過的城市，因為去了尾道而看了東京物語，廣島之戀裡的場景又與現在有何不同，唯有親身經歷以及反覆地逗留才能品嚐出箇中的細節，我感覺自己觀察事物的耐心增加了，當我對於日本的生活文化進一步了解後，壓抑與否對我來說似乎也沒那麼重要了。

回到台灣後，我試著將在日本學會的觀察方式帶回來使用，有時，唯有與所觀之物保持一段距離，我們才能真正看見。

距離創造了空間，也改變了時間的流動，重新聆聽那段在日本演出的錄音，我發現，兩個月的旅程，不只是聲音的轉變，更是生活節奏的變化，聲音的先後、快慢與動態，騎車的速度、走路的步伐、呼吸的頻率——一切都不再相同。

語言不通的時候，耳朵會更用力地去聽，眼睛也更用力地去讀。

我想延續這樣的心境，不將任何事視為理所當然。

此刻，聲音與表演，似乎又離生活更近了一些。

在吵雜的城市忘記聲音，在靜謐的時刻想起聲音。

姓名：張君慈

現職：藝文工作者

流浪國家：日本

流浪計畫：沿著海移動，尋找浮石的漂流蹤跡

0 (23.938265, 121.610751)

2022 年三月，我抵達花蓮溪出海口旁的舊軍事碉堡，展開為期兩個月的駐村。每一天我都去海邊散步，坐在石頭海灘上看海，像顆石頭一樣靜靜地待著聆聽海浪，透過石頭錄下大海的聲音。當時偶然得知去年八月日本海底火山「福德岡ノ場」噴發，大量漂流而來的浮石擱淺在東海岸的礫石灘上。於是我開始在鵝卵石遍佈的海灘，尋找有著深灰色的外表、粗糙不規則的造型卻又質地輕盈的石頭。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浮石：漂浮的石頭，可以旅行的石頭，充滿孔隙的身體，他們像是一座一座微小的島嶼。聽聞捕鰻苗的漁人說，他們常在浮石中看見鰻苗卡在孔隙中死去的身體。浮石的孔隙卻能讓水草棲息，茁壯地生長。浮石漂浮在水中，成為一座一座連接臺灣的海與日本的海的島嶼。我好奇他們去了哪些地方旅行，最終漂流到了臺灣，我想知道他們是怎麼抵達這裡：暫時的居所，流浪的盡頭。



花蓮溪出海口發現 2021 年日本海底火山「福德岡ノ場」噴發漂流的浮石

2024 年 5 月 27 日，我抵達日本展開 65 天的流浪，沿著東海道一路向西前進，與 18 片海岸相遇，7 月 30 日結束旅程返回臺灣。以下是八則追浮石途中寫下的日誌摘錄。

浮石 (人類) 漂流日誌

五月二十九日

位於東京江戶川區的葛西海濱公園，是我前往的第一個海邊。我在海灘緩慢走著，將麥克風埋進濕潤的沙灘，錄海聲。低頭竟發現一顆輕盈且充滿孔隙的小石頭，他的洞孔均勻對稱，有著灰黃色的外觀卻與花蓮溪出海口發現的浮石樣態不同，我無法確定是否同為 2021 年海底火山噴發的浮石，也可能其實根本不是浮石，即便他符合所有「浮石」的判斷條件？我不知道他是什麼。突然間，有種近乎於荒誕劇的體悟在來自

四面八方的閉園廣播的襯底中浮出：或許這趟追尋浮石之旅的窘境可能並不是來自一無所獲，而是來自難以辨識。浮石的模糊性，像是也不是的石頭，對我來說，追尋浮石又是為了確認什麼呢？



葛西海浜公園發現的類浮石（左圖），六月八日於七里ヶ浜發現的第一顆浮石，與我在花蓮拾獲的浮石極其相似（中圖），七里ヶ浜發現的浮石，黑、白、灰三種類型（右圖）

六月十一日

以橫濱的家庭旅館作為休息基地，搭著電車前往神奈川沿海尋找浮石已近兩週。或許是命定般的偶然，有幸參觀了金澤文庫當期的「江戸当世図上旅行」特展。博物館中展出江戸時期的旅行文件、旅遊刊物以及當時旅人寫下的旅行日誌。幕府時期東海道的興建及「參勤交代」的制立，交通量的擴大使得當時旅遊文化漸盛，庶民百姓因而能藉著寺院神社巡禮或泡溫泉治病為由，沿著東海道旅行。閱讀著過去旅者的足跡，曾經某些時期人們是沒有自由移動的權利，「移動」竟曾是需要被允許的，想至此，此刻能踏上旅程的我又是何其幸運。



展品「世界図屏風」上的寫著古名「多加佐古」的臺灣

六月十三日

前往由比ヶ浜，尋找浮石的第四個海岸。這段時間走訪海灘習得的能力，大概是能逐漸透過聽覺辨識開始漲潮的海水滾動聲。我在離海岸線約 100 步的地方發現了浮石，他們樣貌細小，數量繁多。被海浪打濕的沙灘反射著點點光澤，我靜靜地看著人經過海灘上的倒影，突然間我看見沙灘中有什麼隨著海浪的節奏鼓動著，直到第二次我才意識到一片隱身於潮間帶濾食海水的生物，他們「聽見」海浪到來，拉起身體迎接養分，接著再次沒入沙中，一次又一次。我無法描述此刻的心情，混雜著喜悅與驚愕，人們踩著的沙地之下有一大群什麼正活著那裡。

六月十五日

多雲時雨，午後搭車前往位於大磯的照ヶ崎海岸，本以為岩石海灘對我來說是更熟悉的地形（我想著或許能與花蓮的海岸經驗呼應），踏進海灘時我突然害怕了起來，那是出自本能而無法言喻的恐懼，某種過於深邃的什麼使得人察覺自身的渺小。海浪蝕刻著大地的稜線，逐漸漲潮而翻滾的海水，棕綠色的海水泛起的綿密泡沫能輕易將人掩埋。不能再靠近了。我看見遠方一組家庭踏著浪，小女孩與海浪玩著拋接球遊戲。如果還有下次，也許我可以再靠近海一些。

六月二十六日

旅行即將滿一個月，依靠大眾運輸以及雙腳移動的我持續尋找著 google 地圖上的虛擬海岸，那些曾被人們記錄過的海岸代表人類曾經到過的地方。海的形狀在指間縮放，按下導航，建議路線隨之展開，一切似乎都在掌握之中，然而實際走向海的道路卻時常超乎想像。位於伊豆半島的川奈海岸，是這趟旅程中唯一需要沿路下山才能抵達的海灘。夏日平日午後的山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偶爾有零星幾輛汽車開過，途中時常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走在對的路上，導航顯示的路線不時把我帶進山坡上的小徑或是別人的家門口。回頭想起，或許是 google 地圖沒有腳的緣故。



沿著山路下降才能抵達的川奈海岸（左圖），前往海邊的沿路沒有紅綠燈，只有路面上的「看看左邊，看看右邊」標誌（中圖），由於電車班次少，川奈車站設有一座小書庫供等車乘客借閱（右圖）

七月五日

離開靜岡市的前一天，前往了位於清水區的三保松原海岸。穿過松林，我慢慢朝著海的方向走著，腳下走過的海灘從細沙到沙礫混合的質地，最後是靠近海岸線的鵝卵石。這一個半月踩在海灘上的經驗，使我意識抵達海岸的真實體感不再是視覺經驗，而是觸覺先行。我與海水之間隔著一列鵝卵石牆，我蹲跪著在灘上錄音，當我的視線與海平面近乎平行時，有種神奇的體感發生，我與海突然變得無比親近，浪潮一波波濺起水花，海水成為了某種生物般的存在，我突然能明白在照ヶ崎海岸與海玩拋接球的小女孩所看見的海，那樣的視線裡，海不再只是自然地景，海是夥伴。



鵝卵石牆後錄音看見的海 三保松原海岸一側，另一側能望見富士山

七月二十三日

抵達這趟旅程中的最後一片海岸：東京城南島公園裡的つばさ浜。至此，追尋浮石的移動即將到了尾聲。從海岸到海岸，身體似乎在無形之中逐漸建立起找尋浮石的直覺。我在海灘上尋找著海岸線遺留的痕跡。那些遺跡暗示著浪潮曾經抵達的地方，是漂流物的匯聚地，也是海浪堆起的墓冢。

浮石通常是成群出現的。大部分的時候，浮石能在混雜著枯木碎貝的漂流物堆中發現，少部分幾乎完全埋在沙中，直到用手挖掘才能發現隱身於灘下的量體。而深埋於沙中的浮石距離大海已十分遙遠，更靠近人造堤防或是連接馬路的水泥階梯。有些時候，追尋著浮石的蹤跡反而發現了人類遺留的痕跡，像是木炭碎粒，以及變形的塑膠物，他們也被海水逐漸打磨成石頭的模樣。



旅行日誌中的手繪地圖，依序標記著曾經抵達的海岸

七月三十日

日本旅行的最後一日。回想著這兩個月的生活，大多數的時間都在電車上移動，從旅館移動到海岸，從海岸移動到海岸。日本當地完善的基礎設施，使得前往海邊的交通比想像中更為順利。生活中偶有突發的小危機，然而留下更多的是旅途中輕盈卻慎重的相遇。旅程最後，找到浮石似乎不再是終點，而是認識世界的引子，終點是起點。

父親去年驟逝，全家人像是一座座孤獨的島嶼，有些時候，悲傷得無法靠近。為期一年，初一十五有如依循著潮汐漲退潮的祭拜結束後，我身體裡似乎有什麼空掉了。這趟旅程真正的渴望或許來自於我想找回消失的內在動力，能夠在移動之中重新修復自己的基礎設施，讓生活能再次運行。即使不知道要多久的時間，我還想繼續走下去。

姓名：蘇凌

現職：劇場、文字工作者

流浪國家：印度

流浪計畫：紀錄當地人上市場、做飯的過程

豬公養成計畫

我的計畫是跟當地人上市場、紀錄他們做飯，但我真的沒想到，我需要吃這麼多飯。

只要推辭說 No，大家就好驚恐——Why? What's wrong? 好像我吃不下第五塊餅，就是得了厭食症。兩個半月，我踏入 22 戶人家的廚房，學會講四個語言的「夠了」，因為如果用英文說 Enough，是說不進她們心坎裡的，她們只會繼續問 Why?

Because I'm full.

Why?



中北部吃餅為主，這是 Jowar bhakri，高粱做的餅

米煎餅 Dosa 在南部較常見，多搭配椰子沾醬

在南部的泰米爾納度邦，這些職業婦女蹺班帶我去了好多市場，但到了現場她們也不採買，就是愣在原地，一臉「妳大老遠從台灣來這幹啥？」後來才發現，菜市場並非她們的日常去處，女人出入得靠嘟嘟車，移動成本高，平時多由先生及兒子向路邊小販採買。但她們擔起採買以外的所有：煮三餐、做家事、上班，能處理個人事務時，已是夜半。

在喀拉拉邦近山的鄉下，這家人過著半自給自足的生活，後院就能擠牛奶、取椰子、拾腰果，若真有需要，便到鎮上超市採買。菜市場不在她們的生活中，要說她們和市場最近的距離，大概就是，每天家裡一堆親戚，吵得跟菜市場一樣。



拍賣魚市中,這條飛扁以 500 盧比成交,約台幣 200 元



吵得像菜市場的家庭

在古吉拉特邦，我和負責採買的爸爸出門買菜，他在路邊一個不特別便宜的菜攤取得所有需要的——我稱之為「男人買菜法」——整個過程不到五分鐘。

來到孟買附近的大城，抵達這戶人家的當晚，她們直接網購了冷凍鮮魚塊。我說妳們不上市場嗎？才知社區有個菜攤駐點，住戶只需下樓選購，伙計再送至家門口——至此我開始嚴肅思考，這個「菜市場 X 煮飯」計畫，會不會最後只剩煮飯（跟吃飯）？



媽媽用自製的 24 種混合香料粉來醃魚，記到我崩潰

我以為日常的市場，不是所有人的日常，大家換取所需，有各自的場域、時間、模式。後來，我不再向人問著上市場，就跟著全家過日子，早上掃地拖地，晚上彈羅望子籽玩；在北部幫著擀餅，到了南部就負責刮椰肉。我認命的高峰，大概是每天陪阿嬤聊天到半夜，早上五點半再跟她去打太極。



在台灣根本沒打過太極，居然來印度.....



邦加羅爾的批發花市，也販售廟宇用手工花串

「菜市場」在這次計畫中，不再是一個容我專程造訪的場域，它成為一個理由，讓我遊走家內與家外，窺看飲食文化如何在細節上映照這個國家的樣子：

有家庭將廚房設計為開放式，讓較低種姓的人進入也不感壓力。
家裡瓦斯常備兩桶，因為叫了瓦斯可能十天後才到。
媽媽不常和全家同時坐在餐桌旁，因為爸爸每張餅都想吃現做的。
小弟打了一杯過甜的奶昔，說因為我再來要去的邦吃很甜，得先預習。
對於家鄉味太固著，上班族出個差，行李箱也要裝十幾張餅。
國內航班手提行李禁止攜帶桿麵棍與椰子（油脂易燃）。
村裡的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徒，透過分享各自的節慶食物聯繫彼此。
在遊牧農工的紮營地，我第一次喝到沒有奶的紅茶。



炒麵給大家吃，結果我自己吃最多



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遊牧甘蔗工，每年有半年的時間，全家離鄉到蔗田邊紮營做工，孩子因此失學半年

市場逛的不多，倒是慶祝了好多地區與宗教的新年，經歷印度大選、參加婚禮、以偽佛教徒之姿上教堂做禮拜。離開印度前兩週，更是以 Let it go 的狀態活的——計畫早就不在心上，時值五月，每天都熱到像在燒金紙，光是還吃得下香料食物不吐出來，就覺得自己好棒棒。

是在這個時候，我才覺得能在異地過上尋常的一天，比高潮迭起更難得；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更加體認印度的多面性，每一個遇到的人，都在為我原本單純的認知底圖，添上一筆複合色。我已經不能再像出發前那樣明快的定義這片土地，但我和它的連結，足夠讓我未來再聽見任何關於這個地方的消息時，產生比過去更複雜的情緒。



參加喀拉拉邦的婚禮，41°C，我汗濕青衫袖

搭飛機前最後一餐，媽媽又試圖給我添四人份的飯，我說好了 Enough。

“ Why?”

“No w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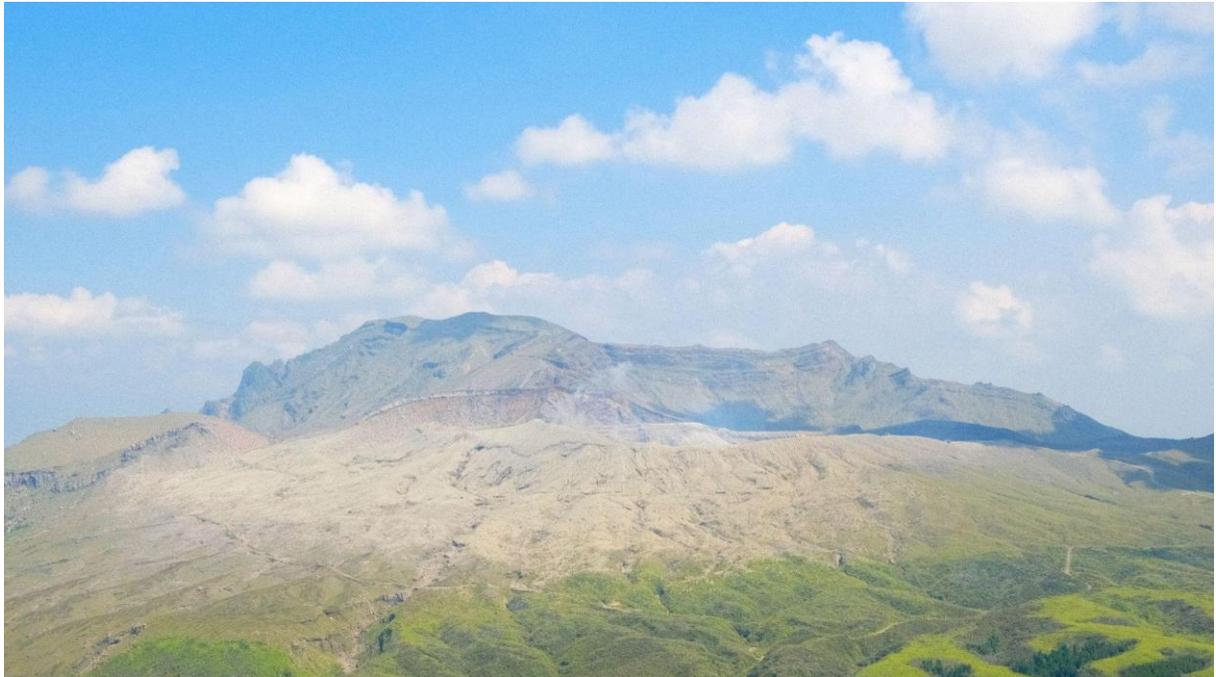
兩個半月，沒逛到什麼市場，但這個應對邏輯我有學到（撥髮）。

姓名：鄭琬融

現職：文字工作者

流浪國家：日本

流浪計畫：拜訪九州阿蘇的火山，該地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口之一。



離開阿蘇前，登杵島岳與火山告別。從這一面看過去可以看見中岳與高岳，靠近火山的周遭是沙地，再來是森林與草原。正在冒煙的是中岳火口。

去看火山吧

火山的周圍有什麼？它蘊含著一股巨大的毀滅能量，人們又是如何在這裡生活的？帶著我的疑問，我搭上前往日本的飛機，從熊本再轉乘近兩個小時的巴士，來到了阿蘇。

這裡的火山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之一，它長 25 公里，寬 18 公里，約莫形成於二十七萬至九萬年前。在這個火山臼型的中央，則是著名的阿蘇五岳：中岳、高岳、杵島岳、烏帽子岳及貓岳（根子岳）。這個如此因火山爆發而形成的臼形盆地，南北各有著美麗的小鎮，平地多種滿了稻米。我生活在北端的阿蘇市，在靠近阿蘇神社的宮地站開始了為期兩個月的生活。儘管出發前心裡想著會被火山的景致震撼，但抵達時卻覺得這充滿稻田的小鎮倒是很像花東，而令人意外地感到安心。要去看火山，需要到阿蘇車站轉搭巴士上山，約半個小時的車程，而這條路也是最多觀光客會選擇參訪的路。



從大觀峰看見的阿蘇市。
旁邊的山是舊火口的火山口牆。
整個小鎮就在這個破火山口中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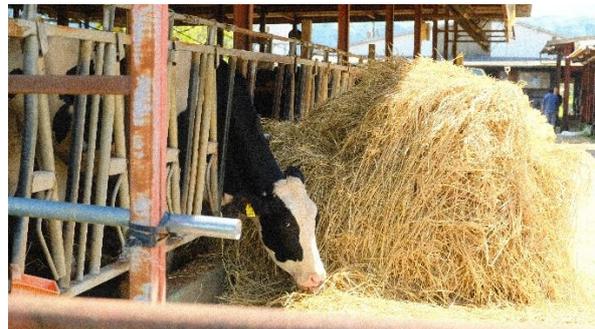


有著鮮艷顏色的火山岩。

在山頂你會發現周遭的景物變得越來越不同，你會同時看見森林的疆界、草原、紅色與黃色的火山岩，還有新的火口周圍一片廣大的沙地。在這裡，真的像是來到了異地，一個遺世而獨立的地方。我每隔一兩週就上山一次，為的是登完阿蘇五岳。雖然最後貓岳因為登山口太遙遠的關係未能完登，不過其他座山都走遍了。我總覺得要實際走過這些山頭，這些風景才會真正留在我的心裡。我看著這些景色，從令人震驚到熟悉，到我能辨別出方向。這時我知道我的心有一部分是真的留在這裡了。



盆地中延綿不覺的稻田，到了八月末已轉為金色。



阿蘇有著許多牧場，牛奶與肉品都非常著名。

我還記得第一次登山的時候。剛抵達的第二週都在下雨，我等了一個禮拜雨才終於停，背起背包去攀登了中岳與高岳。啟程前我心裡還覺得忐忑，儘管在台灣爬過玉山與合歡北峰，但這還是第一次在海外獨自一人去爬山。前一天我上網看了 youtube 拍的登山路徑，也下載了 gpx 路線到我的 app 裡，我知道會有什麼等著我，但另一方面又像是完全不知道。

出門那天是個大晴天，為了避免太陽咬住我，我穿上防風外套防曬。下了車，我跟著地圖上的路徑一步一步地找到了有點隱密的登山口，入口前還有員工提醒這趟登山來回最快要四個小時，要遊客注意時間。有約十個西方旅客在我的面前，穿著輕便，短袖短褲和背心，看來也是來登山的。我想像他們很快被曬黑曬傷的皮膚，而有人一同

走在同一條登山道的這個想法讓我更勇敢了一點。不過他們的腳程比我慢了點，沒多久後來還是超越了他們。在路上偶爾會遇到其他幾位零星的登山客，我們打招呼，就像山友們彼此會做的一樣。多數時候，我是一個人走在遼闊的山坡上。這裡的地形充滿碎石，又需要常常走在山脊上。我原先以為我會害怕的，沒想到那種懼怕卻在登山時完全消失了。我仍保持謹慎，不過被這週遭壯麗的景色所環繞，讓我忘了害怕的感覺，而是喚起了內心對於自由的想像。這一刻我是如此自由，在世界最美的一處地方漫步而行。我想起前陣子到的火山博物館，那裡介紹到火山與初始地球的擁有生命的環境很相似，這也是為什麼科學家會來到火山的原因，他們要在這裡發現生命的源頭。當我汗流浹背，喘著氣抵達了中岳頂點，親眼從高處往下望著那火口時，我感覺我更靠近了生命。



站在中岳頂點所看見的火口。

這趟登山是我所有在阿蘇完攀的路徑中最遙遠的，包括休息來回我走了六個小時。或許不拍照和午餐可以走得更快吧，但站在山脊上遙望火口的感覺真的非常震撼，我實在捨不得走得更快，但這也讓我在下山時沒趕上公車。我把最後一班下山的公車時間記成了五點，但事實上是四點半。多數登山者都以自駕的方式，所以沒有下山時間限制的問題。畢竟日本的夏天八點天才會全黑。而沒有巴士下山了之後，我只好向人詢問，幸好有個台灣家庭也正要下山，我才得以順利回到住處。這小小的插曲似乎在提醒我，我對火山的入迷有多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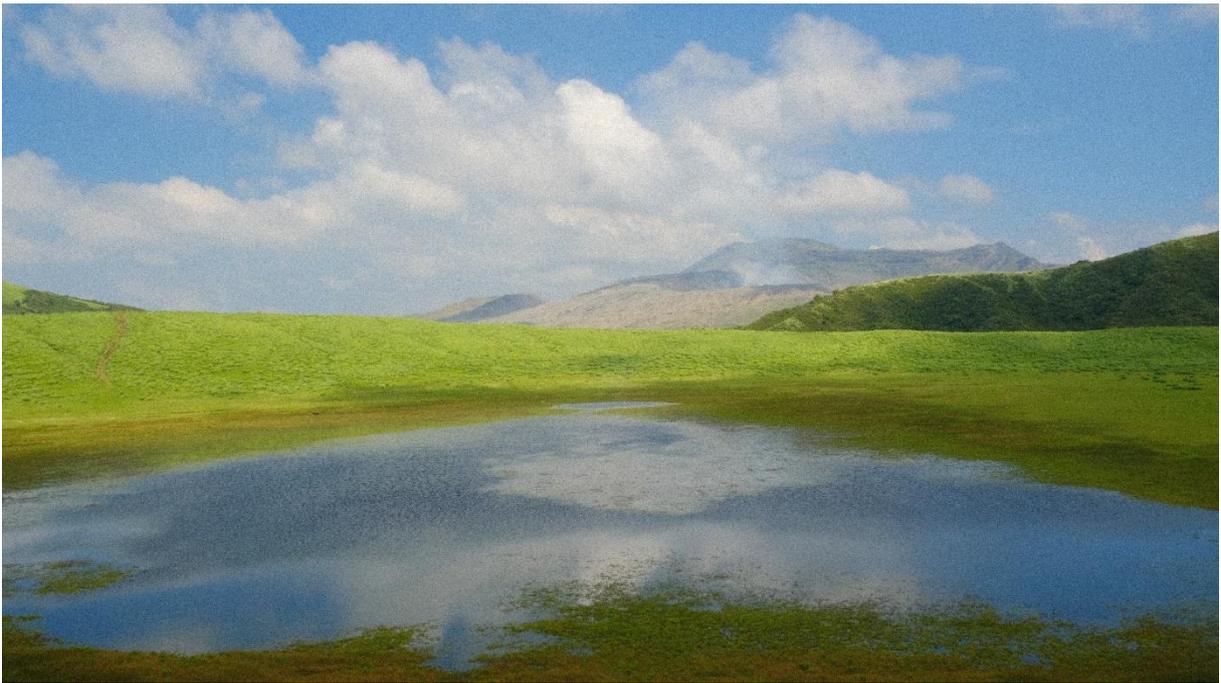


沿途經過的地形都像是這樣，沒有鋪好的路，只跟著簡單的黃色木樁前進。



因火山氣體而變紅的土壤。

走完這一趟登山後，我感到自己的某種心的結界被打開了，荒野進入到我的心中，我允許我自己更放下心防走在一片無人的景致中。我走到雙腳痠痛，這在火山行走的記憶銘刻在我的身體上，使我心滿意足。藉由行走，我並不只是抵達了這裡，也在心靈上更靠近了這個地方一些。接下來的每次移動，我都有種這樣的感覺：我是在用身體記住這裡，這個曾經在我想像之中如此遙遠的地方，將銘刻在我的身體的記憶之中。



從草千里望過去的火山。

姓名：張子恩

現職：藝文愛好者

流浪國家：印度

流浪計畫：學習成為所見

擦掉練習

移動中的時候，周遭景色看似靜物，而當只是坐在某個地方，看著，原來他們一直都在跳舞，不停地跳舞，石頭也是……前幾天在瑜伽老師的家裡跟她的姐妹聊天，是位小學老師，我們看著他即將批閱的試卷，小學生生硬的草寫筆跡，用力地刻進紙張：

「Mountain is not a living thing.」我開玩笑地說，不，我想我就是這麼認為的：

「Mountain is a living thing.」老師驚奇地看著我：「Mountain can't move.」我們相視笑了。

原本喝水都很小心翼翼，但自從喝了瀑布的水之後，哪裡的水都敢喝了，Lara 只說：

「Here you go！」這的確是一種出發。媽媽又傳訊息要我多一點危機意識和警覺性，但我已經不需要了，不需要更多了。因為這些山甚至是同一座山脈，「輕輕的，像虹的弓擦過陽光的大提琴 E 弦一樣輕輕地，他說：『字—宙。』」[1]

八月二號，從 Markha Village 回來已經過了一天，從遠方看著曾身在山脈，一整列的從視線的最左畫了一筆巨大的橫幅及至右側的餘光，這裡是 Sundown coffee 的小陽台，底下有一映著天空的蓄水池，奇妙的是在山上巨大的覺察卻沒有動筆的念頭，只有消遣式地畫了些紀錄，因為對象是人總是不好意思拿出相機，每每只要有好想拍下的念想就是在殺掉風景，連根拔除，不留一點餘地的停止，記憶的停止、想念的抹除、深入的阻礙。雖然這些並不真的困擾我，最後連一顆電池都沒用完，但相機一直在我背上作為一顆預備的眼睛，它的重量的確給了我很多安全感，記住的安全感，不會錯過和後悔的安全感。真是矛盾啊，但這樣才合理不是嗎？如果可以榮耀身為「人」的存在特性，那是件很快樂的事情呢！



Ladakh Markha Village 五天健行的寄宿家庭廚房，我們一起做 momo (水餃)

好像只要勇敢就行了，足夠果斷也足夠謹慎，進兩步退一步地移動。帶著懷疑前進，憑著信心返回，不斷地校正回歸，不讓信念成為侷限，在途中迷惘著，理解不斷重複著，重複中好像也有一些新意添加在當中，重要的東西總是會變質，但追求和真心會帶著你一次又一次重新與它見面，像是初次見面又似曾相識的新知舊友，重新與它握手，這時候一定有什麼不一樣了，微小的變化——促成這個巨大必然世界的偶然因子，願你不只是你自己的燃燒。

「這樣算是繞道嗎？」理解是四季在更迭。

走路是在走什麼呢？眼睛走得比腳還要多。中午抵達，睡過長的午覺，傍晚散步，晚上看星星，閉上眼再睜開，夜空會更加豐盈，到頭來，我真的看見了嗎？沒辦法不被美麗的，微小至極的可愛吸引，被紫色、綠色、土色因不同配置而特殊的山脈迷醉。沒辦法不被巨大到裝不進任一處、任一框的風景所懾服，所謂看見指的是什麼？如果那是有所知的話，我還差得遠呢。

看見自己正在看，別把心留在任何地方，在不知不覺間就會看到全部，意識到視線的流動，從一處到另一處之間的路徑，把不相關的事物連結在一起，找出思考的邏輯，在那裡遇見自己的有限，閉上眼睛如何？你是無限的對吧？想到這裡都無法停止外顯的笑容了。

「迷惘之中定有倫理。」[2]

只能說這一切還是過於美麗了，那是給初見這座城市的人的賄賂。抬頭，對著星空放屁，神是存在的，堅定的敬畏包含某種程度上的褻瀆。我愛那天在冰雹大雨漫步的一小時，愛山上的寒冷，可怕的人生和旅途是不是象徵著豐富的生命呢？在這部分我還不夠偏執。



Ladakh Markha Village 五天健行的寄宿家庭，我畫小孩（左圖）、小孩畫我（右圖）

真是溫柔的月啊

/

我為什麼是這個形體呢？

日出時分，天空降下齊脖的巨雲，把所有以上都抹除，不透一絲微光，只有逐漸可視的視線，我不知道祂是在送行還是在挽留。還露出一丁山腳們，因雲層的遮蔽顯得巨碩無比，徒增了通天的高度。三個長形色塊平行於湖的平面，天亮了，我幾乎確信這是個餞別禮。把身體自然地服貼在石頭的形狀上，肉身隨著人體起伏，眼前身體的輪廓貌似遠方山稜的剪影，等著太陽帶走濕氣和寒意，所以說，我為什麼是這具身體呢？沒在這個問題停留太久，皮膚也早就被太陽搞得遍體鱗傷。
我想我要走了。

坐上公車，背對湖光前行，原來是這麼一大面延伸至無處，遠看幾乎是靜止的湖面，就好像石頭這一刻要全心全意演繹石頭，樹木這一刻要全心全意演繹樹木，我是全心全意存在於這具「」裡，為了去認識、去知。

「笑吧，你可以比任何人都更溫柔的待人。」

也許吧……

湖面上的浪不斷的拂經深淺的交界處，如果要給流動的邊界一個視覺那肯定就是這副光景。我全心全意的觀想自己的演繹，我可以成為任何，流向任地。真想現在就與你分享，我的朋友。



Varanasi Dashashwamedh Ghat 火葬露台

烈火燒著，只是身體而已，看著一具具不停地進場，堆木頭，在其中的肉。讓五個元素回到各自裡，他們拿著火苗繞了五圈然後點火，這裡只有一個人哭。很訝異的這一點都不可怕，看著人體因高溫而捲曲或舒張，油脂使火旺，骨頭粉逝、一張張臉孔消失。的確，身體只是個容器，我從站著、倚著到坐著，無數個小時過去，火焰在夜裡閃逝著，肚子餓了起來。是啊！我的身體是拿來讓我認識這個世界的，它可以是任何型態，在任何其他地方。男人的胸骨和女人的骨盆因為很堅硬不易燃燒，他們將作為燃燒的剩餘沉進恆河裡，燃屍工作者非常粗魯的動作，清楚且不能更直接地表示「那不是生命。」他們用長長的竹子刺進一具焦黑的身體舉起再扔進火的中心，重重的木頭砸向。好奇怪，這一點都殘忍不起來。

我完全是無形的

白煙從沒停止上升。向天門，開天窗。

好像從未消失的確消失。儀式之日家屬必須禁食，他們必須感覺到餓。我躡手躡腳地拍了幾張照片，愧疚感滿滿地深怕害他們在人世有了形象，但我的想望還是讓我按下了快門。因為待久的緣故，幾組送行人與我交談，他們看我一動也不動呆坐在那裡，問我正看著什麼？

：「沒有在看什麼，只是感覺。」

這一瞬間我想起那種不專心地看見、無所事地看、觀和老鷹的眼睛。「Just feeling.」原來就是這麼簡單的字，我繞道了多遠？他們每每提醒我可以拍照，好像我急切想要記住的心情在外曝光過度，小心翼翼又快速地按下一張，空氣極度燻赤，外露的皮膚都要灼傷，雨不時地下，滴在燒白的木材發出灑脫的一聲「唰——」兩聲、三聲、無數，我沒特別注意聽，只是感覺，用這具身體。

遲暮之前，盯著車窗外，白天是無法從玻璃看見自己倒影的，是場不無聊，回想起也不知道笑不笑得出來的旅程，旅行從來就不是為了改變，而是為了讓一切看起來新鮮和耀眼。那是「陌生」的魔法，如果魔法就是想像力和好奇心，我在哪裡都可以觀想和發現，像回到過去一樣熟悉的新奇，對我來說，其實就是生活。

「青春射出一道極微妙的隱喻，」[3]「不再容易濕潤也不那麼硬了。」[4]

[1] 商禽《籍貫》，取自《商禽詩全集》

[3] 取自，陳珊妮、魏如萱《不要不要》歌詞

[2] 取自，魚豐《地。關於地球的運動》四十六話台詞

[4] 取自，蛙池《秋分》歌詞，詞/曲：金依依

姓名：林子竣

現職：顛倒山有限公司

流浪國家：蒙古

流浪計畫：蒙古的極限挑戰與自我突破

（一）蒙古極地超馬的極限挑戰與自我突破

兩個月的流浪旅程，我分別在三個國家度過各具特色的時光。第一站來到蒙古，參加世界級的極地超級馬拉松賽事，這是一段讓我找回自己、也發現人生方向的重要經歷。

這次在蒙古，不僅是對身體極限的挑戰，也是一次心靈的洗禮。賽事全長 250 公里，為期七天，跨越了無數的山丘、草原、沙漠和森林，這些景色宛如從畫中走出，每一幕都充滿大自然的震撼力。不僅接觸到壯麗的自然風光，還邂逅了蒙古大地上的駱駝、羊群和馬匹，彷彿置身於古老的遊牧文化當中。

這場賽事讓我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大家來自不同背景、懷抱著各自的故事和目標。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無法被理解的人，從小到大，總是對冒險與挑戰充滿熱情，卻鮮少有人真正理解這份熱忱。我見到 100 多位像我一樣「瘋狂」的人，願意付出巨大代價來參加這場艱苦的挑戰，彼此之間有著莫名的共鳴，讓我感受到自己找到了「怪人星球」的同伴。

我遇見了一位 71 歲的美國老奶奶，駝著背，背著一個看起來比她還重的登山包，緩慢地前進。儘管她沒辦法像我們用登山杖支撐自己的重量，依然堅持完成每一步。當她抵達終點時，我剛好就在她前方，她笑著對我說：「小伙子，你先走吧，我沿路看著你的背影覺得很有意思。」隨後，她從包包裡拿出一張她先生的照片，緊貼在胸前，伴著先生的照片完成了這場賽事。她說：「謝謝你，我們一起完成了。」

一位印度參賽者，是個外表強壯且有些不苟言笑的大哥，某天，我看見他坐在山頂上默默流淚，手中修補著一張破損的畫像。原來，那是他女兒畫的，他一路將這幅畫貼在腿上，陪伴著他度過艱苦的賽程，當畫像破損的那一刻，他無法壓抑內心的情感，蹲在山頂上修補著這張畫，這一幕深深打動了我。

每個人參加比賽的理由都不一樣，有人是因為罹患癌症，希望在有限的生命裡留下最珍貴的記憶；有人是為了自我挑戰，測試自己的極限。儘管每個人都在身體上承受著巨大的痛苦，但選擇放棄的人往往在幾分鐘後便後悔，因為他們無法承受內心的懊悔

與失落。而我，從未參加過馬拉松的我，在這次極限挑戰中承受了身心的雙重煎熬，但我撐住了，並且成功完賽。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經歷之一，讓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成長，也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

這場極地馬拉松賽事，不僅是身體的挑戰，更是一場內心的探索。我學會了如何面對困難、克服挫折，也認識到即使處於極限狀態，也能夠找到前進的動力。我深刻體會到，人類的潛能遠比我們想像的強大，這段經歷將永遠改變我的人生，讓我真正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人生賽道。

（二）烏蘭巴托的浪漫與冒險體驗

完成極地超級馬拉松賽事，我在蒙古又停留了一個月，這段時間讓我對這個國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烏蘭巴托，這座我如今視為最浪漫的城市，成為了我這段旅程中的主要居住地。

這個月，我不侷限於城市生活。某天，隨機在地圖上選定一個小鎮，前往那裡體驗真正的草原生活。搭了八個小時的公車，我來到這個偏遠的小鎮，給自己設下一個任務：找到一個遊牧民族的蒙古包家庭，並請求他們收留我過夜。背著大包包，我徒步走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手裡拿著一個寫著「借住一晚」的白板，努力尋找可以接待我的蒙古包。草原的廣闊遠超乎我的想像，每個蒙古包之間的距離非常遙遠，走上一段路才能看到下一個蒙古包。就這樣，我走了一整天，終於找到了願意收留我的家庭。

這家人擁有三個蒙古包和一大群馬，有 12 個孩子，生活在遼闊的草原上，完全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他們帶我體驗蒙古遊牧民族的生活，我們一起趕馬、擠馬奶、準備食物。雖然我並不完全掌握每個步驟的技巧，但那種體驗是真實而原始的。我們還一起喝馬奶，對我來說，這種味道十分酸臭並難以接受，但他們熱情地讓我嘗試各種馬奶製品，像是乳酪或是經過加熱後的馬奶，這些我還比較能接受。

晚上，孩子們邀我玩當地的遊戲，我們一起踢足球、玩耍，甚至和他們的狗一起睡覺。雖然一開始對他們不洗澡的習慣感到不太適應，但他們依然十分用心地為我鋪好床，讓我感到非常溫暖。這幾天的生活體驗深深印在我的心裡，這樣的美好時光將成為我永生難忘的回憶。離開小鎮時，我決定搭便車返回烏蘭巴托。蒙古的便車文化讓我感到十分驚訝，這裡的人們非常友好熱情，常常是看到我走在路上便主動邀請我上車。我搭上一對夫妻的車，他們正載著滿車的馬奶要去烏蘭巴托販賣。這段便車旅程持續了將近 10 個小時，途中，一罐馬奶因為車子顛簸發生了爆炸，馬奶噴得我們全身都是，

充滿了我最怕的酸臭味卻讓我感到無比難忘。

在蒙古的最後一段時間，還有幸參加了當地著名的那達慕節，這個節日充滿了蒙古傳統的賽馬、摔跤和射箭比賽，是當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動之一。離開蒙古的那一天，我內心充滿感慨，因為這個國家不僅給我帶來了無數珍貴的經歷，還讓我深深愛上了它的文化與自然。烏蘭巴托和蒙古大草原，成為我生命中最浪漫且難以忘懷的地方。

（三）自由清邁與曼谷貧民區

結束蒙古的旅程，我來到泰國，在清邁和曼谷分別度過了一段時間，這兩座城市給了我完全不同的體驗。在清邁，我過著一段無比自由自在的生活。清邁是一個充滿悠閒氛圍的小城，每天醒來，我沒有特別的目標，只是隨著心情，挑選一間喜歡的咖啡廳，靜靜地坐著，看著來往的人群，感受這座城市的獨特文化。我給自己定下的小目標就是在背包客棧大廳，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聊天，分享彼此的故事，體驗文化差異。

我和新朋友們一起打泰拳、學習泰國料理，甚至去農場體驗當地的農業生活。清邁的節奏非常緩慢，這裡的生活似乎與時間無關，我感受到一種久違的放鬆與幸福。能在這樣一個地方無憂無慮地生活，讓我體驗到真正的內心平靜。

離開清邁，我前往了泰國的首都—曼谷。在這座繁華的大都市中，我卻見識到巨大的社會反差。某天，我走進了當地的一個貧民窟，那裡的景象令人震驚。這個貧民區隱藏在高樓林立的都市中，狹窄的小巷裡充滿污水與惡臭，老鼠穿梭在四周，生活條件極其惡劣。看到這樣的情景，不禁感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巨大落差，這些生活在貧民窟中的人們，生活環境與那些生活在豪華高樓中的人形成了鮮明對比。貧民窟的居民們告訴我，政府計畫將他們遷走，因為這片土地將被收回，蓋成大型百貨公司。他們對於離開這個地方充滿不安與不捨，不知道未來的生活會如何。這樣的情景讓我不禁思考：在繁華的大都市背後，這些貧困的角落是否會被遺忘？他們的未來又將走向何方？

為了更深入了解這個社區的情況，我找到了當地的一個 NPO 組織，這個非營利組織已經在這裡工作了十多年，專注於為貧民窟的孩子們提供教育。他們堅信，只有從教育開始，才能真正改變這些孩子們的命運。NPO 的工作人員向我介紹了這個社區的歷史與文化，並帶我走訪更多的貧民窟居民，讓我看到了這些孩子們所面臨的挑戰，也見證了社會工作者們為改善這裡生活所付出的努力。

在曼谷，深刻體會到貧富差距帶來的現實衝擊，同時也讓我對那些為弱勢群體努力的社會工作者充滿敬佩。他們不辭辛勞，默默耕耘，只為這些孩子們能擁有更光明的未

來。他們的偉大與奉獻讓我深受感動，也讓我更加珍惜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與生活環境。

（四）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與社會思考

最後一段旅程，我到了馬來西亞，這個充滿文化多樣性的國家。首先，我抵達了檳城，這是一個充滿濃厚華人文化的城市。在檳城的街頭，我看到了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等多種族群共存，這樣的融合讓我見識到不同文化交織出的生活細節。檳城的街頭充滿了各種特色小吃與歷史建築，華人文化特別濃厚，讓我感受到了一絲家的熟悉感。

在檳城待了幾天，我決定挑戰搭便車的方式，從檳城一路搭車到吉隆坡。原本以為華人或馬來人會更願意載我，畢竟文化相近，溝通較為容易，然而這次的經歷卻讓我大開眼界。除了第一趟搭乘了一位華人的便車，接下來載我的全都是印度人。這讓我十分驚訝，因為我曾到過印度，當時的經歷讓我以為他們可能會藉此機會向我收取車資。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們非常熱情，並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反而邀請我到他們家做客。

一位印度人帶我到他們家中，他的妻子準備傳統的印度餐款待我。我和他們一家人一起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日子，他們的好客與友善讓我感受到異國文化中的溫暖與人情味。

經歷數次便車搭乘，終於抵達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這座現代化的城市擁有著名的雙子星大廈，高樓林立，城市的繁忙節奏與清邁的寧靜形成鮮明對比。儘管如此，吉隆坡也有其獨特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市區之外的傳統市場。

我看過一部名為《富都青年》的電影，一個關於吉隆坡當地菜市場和那些無法領到身分證的人的故事。這部電影讓我對吉隆坡的菜市場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我特意拜訪電影拍攝地，看到那裡真實存在的混亂市場，以及路邊販賣屠宰牲畜的情景，與電影畫面如出一轍。

這趟旅程讓我深入思考的是那些無法領到身分證的人群。我拜訪了一個當地的 NPO 組織，這個組織專注於協助那些無法取得馬來西亞身分證的人。他們向我講述這些人的困境，以及為什麼馬來西亞的法律會讓一些土生土長的青年無法獲得應有的公民權利。這讓我感受到深深的無力感與心酸。

這段旅程讓我對馬來西亞的社會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讓我反思貧窮與身份認同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當我目睹這些社會工作者的努力，看到他們為改善這些人的生活而奮鬥，我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有了更多的思考。

姓名：林品碩

現職：舞蹈工作者

流浪國家：尼泊爾

流浪計畫：讓神靈牽引，在群山中流浪，在尼泊爾的信仰與白雪中尋找自己。

「那些爬上山頂的人，一半是愛著自己，一半是愛上自我消弭」-心向群山



Kongma La Pass 海拔5550公尺

行前，獨攀了一次雪山北峰，為這次旅行做準備。直到出發前一天，都只是知道自己這一趟要上山，要去個很高的地方，去哪？去多久？計劃還沒定下來，只向旁人交代了一張單程機票，說這天會出發。

在加德滿都時，到處打探著獨自入山的可能，直到走進徒步協會辦公室，承辦人員卻給了你斬釘截鐵的一句話：「不允許獨自入山。」灰頭土臉地坐在路旁，面對與先前網路上查找資訊的不對等，一部分是對於被拒絕的憤怒，另一半是對於未來旅程的不知所措。呆坐了一陣：「幹！管他的，不能去也要去。」隔天向客運站的櫃檯，買了一張通往山腳下的巴士票。

-日記1/22-

高山湖泊時傳來如怪物般的低吼聲，那是氣泡由湖底浮起的聲音，你總感覺冰面底下藏著某種巨大的能量，正撕裂著結凍的冰面，或在湖面底下進行著某種野蠻、暴力的鬥爭。一切都藏在表象之下，轟隆、咕嚕...無止無盡的喧囂。

從Lungden四千三百五十公尺的海拔，一路向五千四百的Renjo啞口挺進。六點半出發，原可能要更早，因茶館老闆的再三制止：「現在上面非常寒冷，而且這麼早出發你看不清路，路上都是結冰還有雪太危險，不要找死！」想著當地人對山裡再熟悉不過了，總不能不聽勸吧！擔憂著一天內超過一千公尺的爬升，並且也從來沒身處在如此高聳的海拔過，身體極很可能會產生高山症，因此才希望有更多時間適應。天色才漸亮，黑暗轉為淡藍，一直到四千七百公尺前，感覺身體沒有大礙，不過此時已置身在一處荒涼之地，幾乎看不見植被，放眼望去只有石頭、冰塊、白雪與自己。當你停下來休息時，只聽見胸口傳來的呼吸與心跳聲，吸吐的氣息聲像是包覆在耳邊般響亮，極致的安靜，如此的安靜，彷彿世界只有自己。空間靜默的包容一切，天空是如此的藍，像海洋灑進空中，雪山圍繞著你，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矛盾的領域，眼前的世界既開擴又壓抑。你正對眼前得世界臣服著，但同時也不該存在於此。

山的另一頭突然傳來咕嚕聲，乍一聽像音響發出的聲音，回音在山谷間縈繞，你向那方向端詳許久，想知道那不該有人的地方怎會有人造的聲響，咕嚕咕嚕...轟隆隆，耳朵確實捕捉到那聲音的來處了，視線往那一掃，幾乎確定聲音由那兒來，直到它又發出下一聲：「咕嚕」。仔細的聆聽著，你從來沒有看過高山湖，聽過湖的聲音。結凍的湖面，上面覆著一層白雪，陽光映在上頭顯得刺眼，那抹白像是表明著不允許被叨擾，任何世間上的濁氣雜質都沾不上邊，毫無雜念的白，不容質疑的聖潔。遠方逐漸飄進視線裡的雲朵，抬頭看向上方的啞口。時間不多，該走了。

抬頭看向五千四百公尺高的啞口，讓人心生畏懼的陡峭，此時仍有六百公尺要爬升。越往啞口走，就越感到舉步艱難。

一步，呼吸開始急促。

兩步，胸口起伏的像顆皮球。

三步，腦袋裡的神經開始不安分的抽動了起來。

警覺自己正在高山症犯病邊緣遊走，於是改以非常緩慢的步伐行走，在這樣的高度裡，無論如何都必須想辦法緩和身體產生的症狀，和自身的疲態共存。每走幾步就得歇會，回頭看著走過的路，在望上看那遙不可及的啞口，你不禁開始想自己是否真有能

力翻越，何時才能抵達？無盡的輪迴，行走、休息、環望、思考，於是再繼續起身行走。折磨了數個小時之後，終於將這段難以置信的路途消化，你終於到了啞口上方。來到Renjo啞口，上頭掛滿了藏傳佛教的五色風馬旗，頂頭的風吹的旗幟飄灑，你將背包卸下，上前將旗幟捧在手心，將額頭緊緊的靠著，感謝自己能來到這裡，感謝群山讓你來到這裡。拍了一張照片，懷著感念，背包上身，前方還有路途要走。

自從啟程以來，已經走了一百多公里。從啞口一路下行，疲憊與不堪早已佔據身心，鼻子與嘴唇則被嚴寒與紫外線侵蝕的發紫。頭頂的雲層越來越密集，你希望在由白轉灰的雲層追上之前趕到住處。路上什麼都沒想，腳步沒停過，眼前是大名鼎鼎的「Gokyo湖」，估計是這一帶最大的高山湖。如山的另一頭所見的湖，白雪覆蓋，聖潔連天。不過已無心賞景，你不斷地走，冰爪不斷地刺進棉雪沙沙作響，突然之間，冰爪的牙咬在硬巴巴的冰面上，腳下的路埋沒在前方凝結的冰瀑裡。冰瀑層層堆疊，霸佔在山坡上，角度如此傾斜，就算是冰爪也難以踩踏，而下方就是十幾公尺深的谷底，無不一都在散發出致命的氣息。躊躇一陣，眼睜睜的看著遠方的村莊，沒法。方向對了，只是路不對，眼睛四處捕捉著新的可能性，你看見懸崖另一頭有條路線，其實也說不上是「路」，只是一個「可能」罷了。先把登山杖收起，手抓著岩點，腳底下的石塊一點也不穩定，一動就晃著，沿著岩壁與冰牆下攀，身體與牆面貼近的微乎其微，吐息的空氣吹到牆上再反彈回臉上，就這樣手腳並用，在各種不確定性下行走，越過層層的致命冰瀑，天空已飄起小雪，沿著湖岸的小徑，雪花與景色在眼角飄過，你來到今晚的住處，Gokyo湖邊的茶館，海拔四千九百公尺。



Renjo La pass



Gokyo湖岸

「Beautiful things don't ask for attention」 -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在攀爬啞口的當天，環望著包圍我的群山，我在日記中寫下這段話，源自電影白日夢冒險王，片中一位攝影師對於雪豹的形容。



某日對遠方山頭的手繪



尼泊爾燒屍廟Pashupatinath

在山上時，所有行動都為了活著，而此行則為了直觀死亡。

離開尼泊爾的前一天，走了一趟當地印度教中著名的燒屍廟Pashupatinath。從遠處看，諾大的濃煙佔據天空，強烈的火葬氣味瀰漫，迎面衝擊而來。往中心走，群眾圍在儀式現場，情緒化作煙霧在感官中奔竄，人們哭的撕心裂肺，燒盡的餘灰隨風落散河水。也許是第一次如此面對生命逝去，在現場，看見亡者的臉孔，已漸蠟黃的四肢，當下腦海裡一片空白。活著的人，死去的靈魂，無法抗拒的引力將眾人聚集在此，我又為何而來？

在山裡、城市，我試著以另一種姿態看見、聽見許多故事。從自然到人群，人群回歸自然。在這來回之間，生命的重量刻印在記憶裡，不過一切仍在消化，仍在思考。

衷心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智榮文教基金會

何志仁 林芳慧 張*茹

草屯食 5 家共好講座_楊士毅(沒有門檻的幸福)

陳慧珊 黃裕 蔡*哲 吳耿禎 陳眉伶

劉宛宜 張皓然 邱鐙樂 陳星安

陳*昀 劉*妘 湖*如

以及一位無名氏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

流浪者計畫捐款

服務專線 02-26298558 分機 2102

郵政劃撥 15240382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請註明 流浪者計畫捐款)

網路捐款請搜尋

雲門官網>支持與贊助>支持獎助>支持流浪者計畫



[捐款連結](#)

*感謝王榆鈞授權本次分享會音樂使用《不朽的青春》